

《世界经典名著》

劳伦斯小说选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Laolunsi
Liaoshuoxuan



在现代英国文学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在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那样大的争议，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了。有人认为他是个“肮脏的作家”，有人则极力为他辩护。而他说：“我总力图……使性关系（在人们眼中）变成有意义的和珍贵的，而不是可耻的。……性的意识可以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矿工家庭，从小生活贫苦。1911年以后专职从事写作，一生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方面都有所探索。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一共写了10部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60多个短篇小说。其代表作品有《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羽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本书选编了劳伦斯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技巧。

目

录

可爱的妇人.....	(1)
我的英格兰	(24)
普鲁士军官	(60)
情人节礼物	(86)
你来抚慰.....	(116)
沐浴阳光.....	(138)
烦恼人世.....	(165)
运 气.....	(194)
参孙和德莱拉.....	(214)
春日暗影.....	(234)
马贩子的女儿.....	(254)
野菊花.....	(275)
其 次.....	(300)
银矿主的妻子.....	(312)
两个女人.....	(357)
公 主.....	(385)

可爱的妇人

在昏暗不明的光线下，已经 72 岁的波琳·艾登伯拉看上去仍像是个 30 岁的妇人。她的确是个很会保养的妇人，优雅时髦，这得益于她出众的身材。她的骨架很匀称，额头也极精致，就像古意大利女人的头骨一样，柔美的线条和洁白的牙齿里蕴含着妇女的风韵。

艾登伯拉夫人有一张标准而稍扁的椭圆型脸，脸蛋上的肉丝毫没有松垂。她的鼻子弧线优雅，只是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稍显出她的老态。那双微蓝的眼睑沉重下垂，显得有些疲惫；眼角有些细微的皱纹，这些皱纹如果随意松弛下去就会显得面容憔悴，然而有时它们又可以在顷刻间拉紧成一副明亮愉悦的芳容，像达·芬奇画中一个纵情大笑的女人。

她的侄女西西莉亚，也许是这世上唯一能意识到波琳眼角的皱纹和她的意念之间那条无形纽带的人。只有西西莉亚无意中发现她那双眼睛在几小时内逐渐变得憔悴、衰老和疲惫。而到了罗伯特回家那一刻，砰地一下子——那条连接波琳意志的纽带马上

拉紧起来；那对疲惫、黯淡无光的眼睛突然间神采飞扬；眼睑张大，那在波琳额头上变成很怪的脆弱弧线的刘海显现出一种嘲弄的意味，于是这魅力十足的、楚楚动人的美妇人便呈现在你眼前了。

她确实掌握着永葆青春的秘诀，那就是说，她能像鹰一样瞬间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她精明过人，知道用不着在太多的人前浪费这种活力。只有晚上与儿子罗伯特一起时，威尔弗瑞德·耐柏爵士来喝下午茶时，还有星期天罗伯特在家偶尔来访客时，她才永远是那可爱的未曾改变的自己。岁月不会使她衰老，依旧那样风度翩翩；她明丽慈祥，而且带着一丝诡秘，恰如心藏秘密的蒙娜丽莎。她能发出一种带着可爱的嘲弄意味的狂醉笑声；这笑声不仅是恶意，她永远是温和宽容的笑容里似有的一点邪恶；当然还是以慈祥为主，她恶作剧式地如此暗示着。

只有在她的侄女西西莉亚面前是个例外，她不用煞费苦心地去保持她的妩媚。不管怎么说，西西莉亚没有敏锐的观察力，也没有出众的容貌。何况，她现在又爱上了罗伯特。而且更重要的是她都已经 30 岁了，却还在依靠婶婶波琳生活。噢，对西西莉亚这样的人何必费力劳神呢！

西西莉亚被她的婶婶和堂兄罗伯特叫作西丝，像只猫。她是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脸型短小的老姑娘。她很少说话，即使有时真想说什么，似乎也不说出来。她是个穷牧师的女儿，牧师是波琳的丈夫罗纳尔德的兄长。现在罗纳尔德兄弟二人都已去世，于是波琳婶婶负责照顾西丝，大概有五年了。

他们三人住在城外 20 公里处小巧精致的安妮女王时代的房子里，房子建在一个闭塞的山谷中，四周围绕着一块不大却很富



情趣的园地。对于 72 岁的婶婶波琳来说，这无疑是一处理想的所在。在这里生活实在太理想了。当翠鸟轻掠花园小溪的水面，飞过杨树下的时候，她心中仿佛轻泛涟漪，她就是那种女人。

罗伯特比西丝大两岁，每天进城到法律协会工作。他虽然已经是律师，但整整一年他才挣到 100 英镑，虽然并没有人知道这些，罗伯特却深感羞愧。要超越这个数目在他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低于这个数目却相当容易。当然钱挣的多少似乎无关紧要，反正波琳有钱。可母亲的钱终归是母亲的，尽管她给起钱来慷慨大方，不过一个人总觉得接受一份虽可爱，但不是份内的礼物会有些不太自在。然而礼物越是不该得，才越是可爱，波琳会这么宽慰他说。

罗伯特也长得很平凡普通，并不出众，而且沉默寡言。他中等身材，宽阔健壮，但并不胖。只有他那刮得光光的乳白色面孔稍显肥胖。而且有时他的表情是那么缄默神秘，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传教士。他有双像他母亲一样的灰色大眼睛，不过腼腆局促，不像她的那样大胆奔放。也许西丝是唯一懂得他的羞涩局促，懂得他总是习惯地感到自己呆错了地方；几乎像是魂不附体。然而他永远不去想法改变，仍旧每天去研读法律，那些古老而离奇的案件令他兴趣盎然。他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古墨西哥法律文件，诸如诉讼程序和审判、辩护、罪状的记录，以及十七世纪墨西哥教会法律与普通法律的浩繁大典。这除了她母亲以外，没别人知道。他最初对这方面感兴趣是由于他偶然接触到一例 1620 年审判两个英国水手在墨西哥谋杀罪的案子。于是他继续研究下去，他得到的第二份文件是一件关于唐·米格尔·爱斯德拉的案子，他被控在 1680 年强奸奥萨卡圣心修道院的修女。

波琳和儿子罗伯特陪伴这些文件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这美妇人略懂西班牙文，她甚至于看上去也有点像西班牙人：头上高高地插着一把大梳子，身披一件精美绝伦的银丝饰边，深棕色的硕大披巾。她总坐在那古老而完美的桌子旁，棕色桌布柔滑光亮得像天鹅绒。一把大梳子高插发间，两只长耳环低垂耳际，双臂裸露着，依然丰腴优美，颈上有几串珍珠项链装饰，身着一袭紫褐色的丝绒衣裙，肩披美丽的披巾，烛光摇曳中，她看起来的确像一位出身高贵的33岁的西班牙美女。她总是将蜡烛巧妙地放置，使得她脸上得到最恰如其分的光线和明暗对比，她知道这样使她显得年轻。她背后用旧的绿锦缎蒙上的高椅背，把她的脸映衬得如同一朵盛开的圣诞玫瑰。

他们总是三人一块吃饭，并且每次总要喝一瓶香槟：波琳两杯，西丝两杯，剩下的全归罗伯特。美妇人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西丝——她的黑发剪得很短，宽肩膀罩在婷婷帮她做的一件漂亮合体的衣服里——用她迷惑、沉静的棕红色眼睛来回凝视婷婷和堂兄。她扮演的是被剧情感染的观众；她始终觉得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感动，她的确为波琳婷婷光彩照人的风姿所折服。但在她的意识的深处，永远藏着像罗伯特研究的文件一样古怪的事情——那就是她所知道的关于婷婷和堂兄的一切隐私。

罗伯特永远是位绅士，举手投足都带着那种古老拘谨的礼貌，这礼貌恰如其分地掩饰了他的羞涩。西丝清楚地知道，他的羞涩源于他的困惑，他俩比较起来，西西莉亚的窘感追溯上去也就五年历史，而罗伯特似乎在出生之前就已注定了，在美妇人肚子里的时候他一定已感到窘惑了。

他全部心思集中在他母亲身上，就像一朵卑微的花被太阳吸



引住。然而他像一个教士，在残留的一点意识上本能地感到西丝的存在，觉得她好像给关在外面，觉得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劲，他也发现这房子里有种第三意识。但对波琳而言，她的侄女西西莉亚只是她环境中的一件摆设，从不会有什么出众之处。

罗伯特每天晚上都与母亲和西西莉亚在温暖的客厅里喝咖啡。屋里的家具都很精致，全是古董——艾登伯拉夫人以前曾经营油画、家具以及来自野蛮国家的稀世珍品，所以颇为富裕。这三个人随意闲聊，一直聊到八点半多。这里温暖、舒适得甚至很像一个家，这么多高雅的物件烘托出一种和睦的家庭气氛。波琳说话简单明了，自由自在。她显露真正自我时便常常表现出一种温情的嘲弄和古怪的带嘲讽的喜悦，于是谈话陷入短暂的停顿。到了这时候西丝必定站起来道晚安，然后把喝咖啡用的杯盘带出去，免得再听婢女的挖苦。

然后这一晚便充满了母亲与儿子间热烈的亲密气氛。他们会破译古文件里的字句，推敲着种种疑点。波琳带有那种少女般的热情——在这一点上她颇具盛名，而且情真意切。在与男人相处的时候，她用神秘的方法把力量积储起来，以创造最迷人的魅力。罗伯特稳重、安静而柔和，两人里他看起来倒像是年长的一个。他们几乎像一个教士跟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在一起，而他也有这种感觉。

西丝独自住在院子另一边，就在以前的马车房和马厩上面。马厩里并没有马；车房里停着罗伯特的汽车。西丝住着三间挺不错的房间，依次排开。她听惯了马厩里那块钟的滴答声。

不过她并不是每晚出了客厅就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夏天，她会坐在草地上，聆听从楼上客厅窗户里传来波琳醉人的笑声；

冬天，她就会穿上一件厚大衣，到小溪上有栏杆的小桥去散步，然后回过头来透过窗子望着母子俩快乐地坐在一起。

西丝爱着罗伯特，并且认为波琳死后他们会是幸福的一对。但可怜的罗伯特，已经被腼腆、羞涩纠缠得不能自拔，母亲死了以后他会是什么样子呢？——而且这大概还得等十几年。他会变成一个躯壳，一个毫无生气的男人的躯壳。

被笼罩在这老妇的阴影之下，这种奇怪的无法言喻的相互同情，便成了罗伯特与西丝之间的一条纽带。但是，另一条西丝却不知道怎么去拉紧，这就是感情的纽带。可怜的罗伯特天生就是一个多情的人；他的沉默和他的自我尽管藏匿起来，但那痛苦的羞涩却是一种隐秘在体内的热情的表现。波琳操纵着这一点；西丝看得出他注视母亲的那双眼睛，那双被迷惑的眼睛，充满了屈辱和失落。他为自己不是一个男子汉而羞耻；他并不爱他的母亲，他只是被她迷惑，完全迷惑住了。余下的便是他为此一生的窘惑而羞愧。

西丝呆在花园里一直到十点钟波琳卧室的灯亮了，美妇人回去睡了，而罗伯特还要独自再坐一会儿，然后才去休息。西丝在夜色中，有时真想冲进去跟他说：“噢！罗伯特，这太不对劲了！”但是波琳婶婶肯定会听见。而且无论如何，西丝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于是她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日复一日。

早上，咖啡是用盘子送到三个人的房里的。西丝9点到威尔弗雷德·尼帕爵士的家里去给他的小孙女上两小时的课，除了她因喜好而弹钢琴以外这是她唯一的正经工作。罗伯特9点左右进城去；波琳婶婶通常吃午饭时露面，而有时等到吃下午茶的时候她才下来。她出来的时候，看上去总是焕发着青春的气息。不过



白天，她总是迅速地就显得苍老了，像一朵没浇水的鲜花，点蜡烛的时候才是她的黄金时光。

所以下午她一般休息。阳光明媚的时候，她就来一回日光浴，这是她的秘诀之一。她午饭吃得很少，她的“空气和日光浴”在午前或午后进行并没有定时，完全随她的心意，不过通常是在下午，当太阳暖洋洋地照进马厩后面的杉木围成的小院时。西丝把躺椅和毯子在这儿放好；又把小伞撑在废弃的马厩红墙后密密的矮杉树小围子里，一切都准备就绪，美妇人就拿着书到这来了。然后西丝谨慎地回到自己的屋里看着，以防听觉灵敏的婢女会听到脚步声。

一天下午，西西莉亚忽然想到自己也该晒晒日光浴来消磨下午无聊的时光，因为她觉得烦躁不安。她想出一个主意，从房子顶头的那间阁楼上去，爬到马厩的平顶。她经常到那房顶上去给马厩上的钟上弦，所以这对她来说并不费力。她拿了一条毯子，爬到平台上置于蓝天之下，仰望天空高大挺拔的杉树顶还有明媚的太阳，然后脱掉衣服，在屋顶的一角躺下，全身沐浴在阳光里。

这的确美妙无比，整个人仰卧在暖洋洋的阳光和空气中。多么惬意舒适！这几乎使她忘掉了心中的痛苦，甚至几乎融化了一些从不曾消溶的无法言喻的忿恨。她慵懒自在地舒展腰肢，尽情享受阳光轻抚她的身体。既然没有别的爱人，那就让太阳做自己的恋人吧！她娇媚恣意地扭动起来。

忽然，她心里一惊，发根直立，有一个声音飘渺而若有所思地萦绕在她耳旁：

“噢，亲爱的亨利！你死了，没能跟克劳地亚结婚并不是我

的错。不是的，亲爱的，虽然她是那样配不上你，我仍然愿意你娶她。”

西西莉亚缩在毯子上，瘫软无力，吓得全身冒冷汗。那可怕的声音，如此飘渺，如此迷茫，然而又是如此不自然。这屋顶上好像有人，西丝觉得毛骨悚然。

她无力地抬起头，沿着倾斜的屋顶看过去，除了耸立的烟囱一个人影都没有，屋顶上没有人，那么一定有人藏在杉树里。否则的话，那就更恐怖了，那就是一个鬼魂的声音！她又把头抬高一点。

正在她抬头的时候，那声音又传来了：

“不，亲爱的！我告诉过你不出半年你就会对她感到厌倦的。你看果然如此吧，亲爱的！我的话一点不错！我只是想你免受这个痛苦。所以那实在不是我让你感到软弱无能，而产生要那个愚蠢的克劳地亚那个可怜虫的念头，她后来变得那样愁眉苦脸了！你既渴望她又不想要她，你自己陷入这困惑之中了。我亲爱的，我除了警告你，别的我还能做什么呢？然而你耗尽了精力，神志不清地死去，这真是痛苦，太痛苦……”

那声音逐渐消失了，西西莉亚无力地蜷曲在毯子上，这样的聆听使她窒息，这太可怕了。太阳闪耀着，天空仍是湛蓝，一切都显得这么可爱，这样的下午，这样的夏天。然而，噢，恐怖——她几乎相信超自然力了！她以前并不相信那些不可思议的鬼怪神灵这类的东西。

那恐怖低沉的声音却带着那种仿佛生了锈的余音。那声音如此可怕地熟悉！然而却又那么神秘奇异！可怜的西西莉亚只能赤裸裸躺在那儿，感到孤立无援，完全被突来的恐怖吓瘫了。

然后她又听见那个东西！深深的一声叹息，听起来异乎寻常地熟悉，然而却又不像是人的声音。“啊，算了，算了吧！心是必须要流血的！流血总比破碎了好一些！这是件可悲的事情！但那不是我的错呀，亲爱的。假如罗伯特愿意，他明天就可以和我們那可怜迟钝的西西莉亚结婚。可是他对这个不感兴趣，那又何必强迫他做呢？”这声音恍恍惚惚，有时只是一种嘶哑的呢喃，听！听！

西西莉亚几乎要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这最后两句话忽然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突然警觉起来。那是波琳婶婶！一定是波琳婶婶，在那里练习腹语或是诸如此类的伎俩！她简直是个恶魔！她在哪儿呢？她一定就躺在那里，就在西西莉亚躺的地方底下。如果不是魔鬼腹语的把戏，就一定是思想的传达。那声音飘忽不定，有时几乎听不见，有时又是一阵嘈杂的噪音，西丝认真地倾听着。不是的，那不可能是腹语而是更糟的，像是声音传播的一种思想的传达或者诸如此类的可怕的呓语。西西莉亚仍然瘫软无力地躺着，吓得一动不敢动，不过她因为怀疑反而变得比较镇定了，那一定是那个反常女人的邪恶的把戏。

她是一个多么邪恶的女人！她甚至知道她，西西莉亚，曾经在心中暗暗谴责她害死了她的大儿子亨利。可怜的亨利是罗伯特的哥哥，比罗伯特大12岁。当他22岁时猝然死去，死前内心经过一番可怕的挣扎，因为他满怀激情地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而他的母亲却讥笑他初恋的多情。于是他就突发了一种很常见的病，但是病毒已侵入了大脑，他再次恢复知觉时就死去了，西丝是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这事的。最近，她一直担心波琳会像害死亨利一样，把罗伯特也害死。这简直是明白无疑的谋杀：

母亲谋杀了被她迷惑的脆弱的儿子！

“我想我该起来了，”那个模糊不清而持续的声音喃喃地说。“太阳晒得过多跟晒得不够同样不好。充足的阳光，充足的爱情刺激，充足的恰当饮食，有这三样，女人就会永葆青春。我相信可以长生不老，只要她吸收的精力和她消耗的一样多！或者稍微多一点！”

那肯定是波琳婶婶！多么可怕！她，西丝，正在聆听波琳婶婶吐露内心的思想。噢，这多恐怖啊！波琳婶婶把她的思想像电台一样传播出来，而她，西丝，听得见她婶婶的所思所想。多可怕！多让人无法忍受！她们两人之间一定得有一个必死无疑。

她翻动了一下，无力地蜷卧在那里，茫然无望地盯着前方。前面一片空白！她的眼睛几乎盯到一个深洞里去了。她的眼睛的确盯着一个洞，但里面什么都看不到。这个角落里的洞沿着铁的水管往下去。但它对她毫无意义，只有使她更害怕。

可从那个洞里突然传出来一声叹息和最后一声低语：“哎，好了！波琳！该起来了，今天晒够了！”——老天！声音是从那个雨水管的洞里传出来的！这雨水管子成了传声筒！简直不可思议！不，这很可能，她甚至在一本书中看到过。波琳婶婶，像个老不死的罪孽深重的女人，原来在对自己大声说话呢！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种蕴含愠怒的狂喜涌进西丝的心房。怪不得她从不允许任何人，甚至连罗伯特也不许到她卧房里去。这就是她不会在椅子上打盹的理由，心不在焉的时候从不会坐在外面任何地方，而肯定要躲到自己的屋里去，关在屋子里，只有头脑清醒时才会抛头露面。当她松懈时，她就会自言自语！她用一种低微柔和而微



带疯狂的声音呓语着。不过她并没有疯，只不过没法阻止她思想的本身说出声音来罢了。

她对可怜的亨利也心怀内疚！她应该那样！西丝相信，波琳婶婶爱她那个身材高大、英俊洒脱的大儿子远远胜过爱罗伯特，而且认为他的死对她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令她悲痛不已。亨利死时可怜的罗伯特只有 10 岁，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亨利的化身。

啊，多可怕啊！

波琳婶婶是个不可思议的怪女人。当亨利还是小孩子，罗伯特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她就离开了丈夫，他们分手时并没有吵嘴。后来她有时也去看她的丈夫，十分和蔼，但却带有点讽刺的意味，她甚至还给他送过钱呢。

波琳自己赚钱养家。她的父亲曾在东方和那不勒斯作过领事，酷爱文物收集。在他外孙亨利刚出生后不久他去世了，把他几乎所有的收藏品都留给了他的女儿。而波琳呢，天生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有浓烈的爱好，在结构、造型和颜色方面都确有鉴别的天赋，她在她父亲的收藏的基础上继续收集珍品，抓住机会买下来，再转卖给收藏家或博物馆。她是最初向博物馆出售非洲古怪头像和新几内亚象牙雕刻的人。她见到雷诺阿的画作就买，但从不买卢梭的，她全靠自己挣下了丰厚的家产。

丈夫死后，她没有再结婚，甚至也没有传闻说她有什么情人。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在那些最倾慕于她，对她公开热烈追求的男人之中。那些人对她而言，只是“朋友”而已。

西西莉亚穿上衣服，拿起毯子，迅速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来到阁楼上。她下去的时候又听到那优美悦耳的声音喊道：“好了，西丝！”这就是说美妇人的日光浴晒完了，该回屋里去了。她的



声音甚至也出奇地年轻，清亮，并且极平滑而镇定，与她刚才像老太太自言自语的声音截然不同。

西丝赶忙跑到杉树围着的空地，那里放着那舒适的躺椅和精致的彩色毛毯。波琳所有的摆设都是精心挑选的，甚至于摆在地板上的草帽也不例外。杉树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只有在那五彩斑斓的毯子的一角里还留有温暖宁静的阳光。

西西莉亚折好毯子，搬走椅子，又弯下腰去找那个雨水管的出口，果然，就在角落里，一个砖的盖子下爬山虎的密叶丛中隐藏着它的出口。如果波琳躺在那儿，脸对着墙，那么她刚好对着那个管口说话。西西莉亚放下心来，证实了她的想法。她的确是听见婢婢的思想了，只是通过这个简易的探听器。

那天晚上，波琳仿佛意识到什么，情绪比平时急躁一些，尽管她表面上还像平时一样镇定自若。喝过咖啡之后，她对罗伯特和西丝说：

“我觉得很困，太阳晒得我很疲倦。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去睡了你们两个坐着聊。”

西西莉亚马上转过脸看着她的堂兄。

“也许你想一个人呆着？”她对他说。

“不，不。”他回答，“如果你不麻烦的话，就陪我一会儿吧。”

窗户都敞开着，一只猫头鹰的叫声和着金银花的香气飘了进来。罗伯特默默地抽着烟。在那一动不动的矮胖身体里透出一种绝望的情绪。他像一个负重的女人雕像。

“你还记得亨利堂兄吗？”西西莉亚忽然问他。

他惊讶地抬起头。



“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他长得什么样？”她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她堂兄困扰不安的大眼睛，那里似乎含着失意。

“嗯，他很英俊，身材高大，肤色亮丽，长着和母亲一样的褐色软发。”事实上，波琳的头发是灰色的。“女人都为他倾倒；而且所有的舞会他都参加。”

“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他性情很好，开朗，喜欢各种娱乐。他头脑敏捷，非常聪明，像母亲一样，是个很好的伴侣。”

“他爱你们的母亲吗？”

“很爱。她也爱他——实际上，比爱我要多。他近乎她理想的男子形象。”

“为什么他会近乎她理想的男子呢？”

“高大、英俊、迷人，而且是个好伴侣。另外，我相信，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在法律方面很有造诣。我恐怕在许多方面都不如他。”

西丝用她那对红棕色的沉思的眼睛注视着他。在那副镇定的面具之下，她知道他正备受煎熬。

“你真觉得你不如他吗？”她说。

他没抬起头。过了一会他说：

“我的一生，大概就这么消极地度过了。”

她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问他：

“你在乎吗？”

他没有回答她。她心情沮丧。

“你看，恐怕我的一生也像你的一样消极，”她说，“可是我

开始很痛苦地不在乎起来了，我已经 30 岁了。”

她注意到他洁白优雅的手抖动了一下。

“我想，”他没有看她，说道，“一个人可能要等到极限才会想到反抗。”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显得很奇怪。

“罗伯特，”她说，“你究竟喜不喜欢我？”

她看见他暗淡的脸，毫无表情，变得苍白了起来。

“我很喜欢你。”他含糊地说。

“你能吻我一下吗？从来没有人吻过我。”她可怜巴巴地说。

他看着她，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奇怪的胆怯，又含着一种贵族的高傲。然后他站起身，轻轻走到她身边，在她脸颊上留下温柔的一吻。

“你真迷人，西丝！”他轻柔地说。

她抓住他的手，把它按在胸口。

“陪我到花园里去坐一会儿好吗？”她吃力而含糊地说。

“母亲会怎么想呢？”他说。

西丝调皮地微笑了一下，盯视着他的眼睛。他的脸刷地变得通红，转过脸去，他那样子叫人看了很难受。

“我清楚，”他说，“我根本不会作情人。”

他带着对自我讽刺的压抑说出这句话，但是连她也没听出这对他是一个耻辱。

“你从没试过！”她说。

他的眼睛又不安地转了一下。

“难道这也要试的吗？”他说。

“噢，当然啦！如果不试的话，一个人永远什么都做不成。”

